

方望溪文選

詳註國學讀本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吳 瑞 書 編

方 望 溪 文 選

中 央 書 店 印 行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方望溪文選 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編輯者 吳瑞書

校訂者 儲菊人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世界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詳註國學讀本
方望溪文選目錄

論辯

序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一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二
禮記析疑序	三
孫徵君年譜序	四
學案序	五
畿輔名宦志序	六
薦青山人詩序	七
王巽功詩說序	八
李穆堂文集序	九

傳信錄序	一一
徐司空詩集序	一二
考槃集序	一三
喬紫淵詩序	一四
明御司馬公文集序	一五
余西麓文稿序	一六
送馮文子序	一七
送王翳林南歸序	一八
送劉函三序	一九
贈魏方甸序	二〇
送余西麓序	二一
送左未生南歸序	二二
贈淳安方文輞序	二三

送李雨蒼序.....	二三
送黃玉國巡按台灣序.....	二三

書跋

書封禪書後.....	二五
書老子傳後.....	二六
書儒林傳後.....	二七
書貨殖傳後.....	二八
書孫文正傳後.....	二八
書盧象晉傳後.....	二九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三〇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三三
書潘允慎家傳後.....	三三

與孫以寧書.....	三四
------------	----

傳

與翁止園書.....	三五
與安徽李方伯書.....	三六
與安溪李相國書.....	三七
與徐司空蝶園書.....	三八
答某公書.....	三九
與孫司寇書.....	四一
與來學圃書.....	四一
與吳見山書.....	四二
與某公書.....	四三
與白玫玉書.....	四四
與劉紫函書.....	四五
與徐蝶園書.....	四五
與王崑繩書.....	四六
與劉言潔書.....	四七

紀事

孫徵君傳.....	四八
白雲先生傳.....	五〇
四君子傳.....	五一
高節婦傳.....	五五
沛天上人傳.....	五六

銘表

左忠毅公逸事.....	五七
高陽孫文正逸事.....	五八
石齋黃公逸事.....	五九
湯司空逸事.....	六〇
記徐司空逸事.....	六二
記開海口始末.....	六五
獄中雜記.....	六七

李剛主墓誌銘.....	七〇
劉古塘墓誌銘.....	七二
左末生墓誌銘.....	七四
沈編修墓誌銘.....	七五
白玫玉墓誌銘.....	七五
潘函三墓誌銘.....	七七
陸以言墓誌銘.....	七七
季瑞臣墓表.....	七八
萬季野墓表.....	七九
梅徵君墓表.....	八一
田間先生墓表.....	八三
刑部右侍郎五公墓表.....	八四
朱字綠墓表.....	八五
李世得墓表.....	八六
宋山言墓表.....	八七
高仲芝墓表.....	八八

記

五處士墓表	八九
內閣中書劉君墓表	八九

宣左人哀辭	一〇一
武季子哀辭	一〇二
阮江南辭哀	一〇三

哀辭

別建曾子祠祭記	九一
重建陽明祠堂記	九二
鹿忠節公神堂記	九三
復修雙峰書院記	九四
遊豐臺記	九五
遊潭柘記	九六
再至浮山記	九七
蒼溪鎮修三元觀記	九八
記尋大龍湫瀑布	九九

劉北固哀辭	一〇〇
-------	-----

評註國
學讀本

方望溪文選

論辯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卽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言。所傳甚稀。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校。卒向之業。以售其姦。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校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偽哉。

【註】文王名昌。周武王之父。

【伯邑考】周文王長子。周武王之兄。早卒。

【大戴記】漢戴德所

定之禮記。與制傳古文尙書等。同出孔子壁中。

【先兄】方荂也。字百川。

【王莽】漢臣。後篡

位自立。國號新。爲光武所誅。

【歆】劉歆也。向之子。字子駿。諂事王莽者。

【宣元】漢宣帝及元

帝也。【向】歆之父。字子政。

成王立在襁褓之中辨

武王崩。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說見家語。又見史記。又見賈誼保傳篇。而漢書亦云。武帝命畫周公負成王圖。以賜霍光。蓋莽與歆。既曰成王不能踐阼。則年宜甚幼。而金縢之篇。無是也。其書乃伏生所傳。舊列學官。不可譌張爲幻。故於戴記竄焉。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間有其書。故欲多爲之徵。而論語乃世儒所習誦。故又於家語竄焉。漢興博學多聞。莫如賈生。繼春秋。創史法。囊括載籍。爲世所宗。莫如太史公。故又於二書竄焉。至漢書所亦。或武帝偶命作圖。以示立少子之義。或其事亦歆等構造。又或史官所記。本周公輔成王圖。而歆易爲負。班固因之。皆不足據也。衆言樊亂。必折諸經。金縢之篇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既冠明矣。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則已甚達於世事矣。以是知古書中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者。皆妄也。而况云在襁褓之中哉。幸而金縢之篇尙存。不然則歆之怪變。竟無從而得之矣。或又以王自稱冲子。周召稱王孺子爲疑。是惑也。盤庚之誥。自稱冲人。范文子爲大夫贊軍謀。而武子呼爲童子。嗣君之自謂。師保之規箴。其稱言義當若此。不可以弗察也。

【註】成王。周武王之子。名誦。【武王】周開國之王。名發。文王之子。【家語】一名孔子家語。漢

劉向纂。

【史記】漢司馬遷撰。遷字子長。稱太史公。

【武帝】漢武帝也。

【霍光】字子孟。漢

代丞相。

【金縢】書篇名。叙成王周公事者。

【伏生】漢人名勝。傳尙書者。

【戴記】卽大戴

記。

【班固】字子堅。撰前漢書者。

【周召】周公旦及召公奭也。皆周代賢相。

【范文子】周

代晉大夫。【武子】文子之父。名會。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鑒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不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註】禮記又稱小戴禮列入五經者。【陳氏集說】宋陳澧編專以解釋禮記者澧字可大。

【壓】足也。【三禮】謂周禮儀禮及禮記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穀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懷懷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陷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攷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註】孫徵君明末人。名奇逢。字啟泰。【胥靡】賤役也。【授命】死也。【殺】雜也。【卒然】同猝然。【紀綱】總彙而爲之準則也。【楊左】謂楊漣及左光斗也。楊字文儒。別字大洪。左字遺直。二人皆以忠直爲魏忠賢所害。【宵人】小人也。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跳躑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蔑蔑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于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爲憂。而豫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飄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于時。無

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註】學案記載學說之派別及源流。而叙其意也。

【範】範圍之也。

【造】音慥。此也。

【程朱

】宋二程子及朱子也。一名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一名頤。字正叔。爲顥之弟。世稱伊川先生。朱名熹。字元晦。世稱考亭先生。又稱紫陽。

【王氏】名守仁。字伯安。明一代大儒。倡良知之說。與程朱不相合。

【髡脰】即兀臬。顛危也。

【駁】不純粹也。

【象山】宋大儒。姓陸。名九淵。

字子靜。

【白鹿洞規】即朱熹學派也。朱曾於白鹿洞講學。

【洙泗】孔子也。孔子設教於

洙泗。

【饒仲元】名魯。字伯興。宋代人。

【真西山】名德秀。字景元。後改希元。世稱西山先生。

宋代人。

【高】明人名攀龍。

【顧】明人名憲成。

【東林】明代講學之社。由高攀龍顧憲成

等首創。

【季世】末世也。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況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于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於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未由登于國史。而史作于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于冥昧者。

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于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于公文者。又絕無可攷。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于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所有名而不如其實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于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恍然爲戒。詳酌于民言。而達于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註】名宦循吏也。【末由】無從也。【有司】地方官也。【趙忠毅公】明人名南星。字夢白。

薦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爲也。是雖小道。然其本于性質。別于遭遇。而達以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李杜。寔然于古昔者哉。卽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爲彼。以徧于人人。雖合堂同席。分

韻聯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爲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苞用是遂絕意于詩。而自糊口四方。歷吳越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樸其格調。視衆人亦若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爲誰何。其門戶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薦青。薦青山人也。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騫之士。而薦青匿跡于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乾隆二年杪冬。余自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詩。東村以詩投果蕭灑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得薦青。其後薦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作也。又二年。或餽其詩于版。乞言于余。東村之門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生所作。誓不更爲。而謀去家以從薦青于山中。噫。薦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墾。以給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世。閉關于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于斯術也。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薦青于山中。且焚詩而不爲。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註】薦青山人姓李名錯。

【陶謝李杜】陶謂陶淵明。晉代高士。字元亮。又名潛。謝謂謝靈運。南

北朝時宋人。李謂李白。字太白。杜謂杜甫。字子美。二人皆唐代第一流大詩家。【糊口】亦作胡口。言謀食也。【乾隆】清高宗年號。【未艾】未老也。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

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爲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于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于朱子之說。亦尙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于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爲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爲學也。至于辨之明。思之審。以致于理之一。然後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于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己者而與之講議可也。巽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于余。乃爲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于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註】逆料也。

【附會】以意測度也。

【小序】相傳爲子夏所撰。

【嘉】美也。

【薄】音博。迫也。

【南軒】張栻也。

【伯恭】呂祖謙也。

【介甫】王安石也。宋神宗相。

【鏡】鑒也。

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卽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杪冬。穆堂以庶吉士覲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以

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守土吏及族姪。皆謂誤殿試期。至再三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謂穆堂子必大爲世用。不及今肆力于學。則無其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先帝赦除。召入內廷編校。而穆堂宦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于故相國安溪李公所。及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起家爲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體文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作。別爲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攷辨之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之文。則鑿然有當于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有槩于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攷鏡焉。其平生所志及已見于設施者。即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即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十年。任重而事殷。其于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能以文章振發于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于諸經。雖粗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滿志。而又以自疚也。

【註】康熙清聖祖年號。

【庶吉士】翰林院銜名。

【嫺】姻同。

【殿試】清制。中進士後。須經殿

試。

【物議】衆論也。

【肆力】用力也。

【南山集】清戴名世撰。中有詆毀清室處。因興大獄。

方曾爲作序。因牽連在內。

【先帝】指清聖祖。

【李公】名光地。

【登遐】皇帝死曰登遐。

【臨】哭也。

【吏議】爲吏所議也。

【樊】藩籬也。